

以女子的手開啟

捲，托腮，川端康成的著作在我掌下，一位位女性的心神縈繞於眼前不去；手汗亦是如此，在褲子上揩拭，日光燈下依然涇涇，閃耀。

該羞愧嗎？男子將女性描摹得活脫，宛若赤裸地站在台上，我徒然驚呼，評比她們，忘卻自己同樣一絲不掛。用女子的身分存在十七年，對此卻近乎不自覺。陰道加乳房加長髮規定等於陰，邱妙津如是說，父母親從小教育，醫學百科也認同：妳，是個女子。

原來我是個女子。

每天早晨將自己包裝好，背扣繫上那清脆的「喀達」一響，是封箱的聲音；我被標示品名的教條層層纏繞——面帶笑容，舉止盡可能文雅端莊有禮，坐姿務必兩腿併攏，真要發怒損人切記以機智取代髒字。我極願意誠懇待人，那通常換來等量尊重；也同意合上雙腿坐著節省空間，更積極維護音波的純淨。但若以「女子」這無熱度的名詞作要求，我是不接受的。

箱子偏被送進了女校。任憑各式戳記標章日增，內容物倒是興奮地從縫裡向外窺探，試著伸出手指碰觸。

「噢！妳也是同類嗎？」

——什麼是女子呢？

替曾祖母換上壽衣時，發現其雙手如乾枯的樹枝，十幾雙淚眼都沒能滋潤她。兒媳婦、孫媳婦圍繞著，回憶著。曾祖母的修養極好，沒有一條發怒、疾言厲色的江河通往外婆、母親等長輩的腦海。曾祖母像忙碌的船隻穿梭於稻浪間，務農的家裡總有太多事向她拍打而來，先照顧小孩們，回頭又照顧家禽家畜們；小船滿載著香甜的玉米和出色的糕點，為小孩們留下美麗的浪花。東西方神話裡，女神的形象是那樣鮮明，或手持智慧與美，或捧著四季花卉，在無彩的時光洪流中注入暖色調。我想花神的模樣，必定是長輩口中年輕時候的曾祖母，慈眉承載世代變遷，善目注視著子孫的茁壯，即便自身漸漸凋零……原來，曾祖母在子孫的心中都留下一片花瓣。眼角噙著什麼，剎那間我看見，落英繽紛。

仔細想想，女子的工作可以被替代，但其給予的記憶會一直存在。祖母去世後，祖父突然變成了好廚子，開始在意孫兒的打扮，接下家務的棒子。祖母燒得一手好菜飯，在我狼吞虎嚥之時，總會摸摸我的頭，說我看起來像餓壞了，她很心疼。而今進食太過急促，叮嚀自己要細嚼慢嚥，拍拍胸口，一股錐心之感讓我再也吃不下了。身為么子的父親開始想念起某種遙遠的味道，某次煮甜湯忘了火候，一嚐，那綠豆糜登時替他尋回了稚子般的笑顏和母親。

——什麼是女子呢？

嚷著絕對不生小孩的我，被長輩當成笑話看，她們敘述的生產過程卻或多或少帶有驚悚的成分，恰巧我對這成分過敏。

我應該有三個舅舅的。那或許是個晴天，樹上的番石榴熟得恰到好處，她伸手搆不到，便踮起腳。外婆帶著笑容，像在訴說一件好玩的事：

「只不過踮個腳，這麼簡單就沒了。」

「也是沒緣，妳就少一個舅舅。」

我看見一位母親的惋惜，在瞬間閃爍。孩子的消逝，對母親而言會不會等同於另一個自己的死亡？從兒女出生，就期望我們做夜空裡恆常發光的星星，痴心母親，不求什麼，只要我們偶爾朝她眨眨眼睛便感滿足，祈禱我們不要負擔太多願望而殞落。



母親告訴我她在產房裡聽過的叫喊。有的婦人在產台上尖聲哭著自己不要小孩了，平安分娩後悄悄對丈夫說，小孩多可愛啊，再生一個好不好？我出生時難產，據說當時西洋梨般的頭形嚇壞了第一眼見到我的母親。抱著數個月大的我看病去，在斜坡上滑了一跤，爲了保護我，母親重重地跪在地上；這一跪，我險些又失去弟弟。

所謂的生產，我不禁認爲那是母親以兒女爲賭注向死神比賽腕力，咬牙，使勁，對手卻悠悠哉哉；要不，加碼吧！把自己的性命也賭上去。何其幸運，我慈愛的母親擁有結實的臂膀，贏了兩回。

——什麼是女子呢？

內容物隔著厚厚的箱子打聽著彼此的製造過程，製造日期，另外，有沒有瑕疵。

初潮來得晚，聽得多，不像有人驚濤裂岸，被月亮引力牽動著眉宇，日子一到，水滸傳的孫二娘即刻住進紅樓，成了夢魘不斷的黛玉。母親適時遞來海螺，讓我聽清楚潮起與潮落；還記得那是一片鮮豔純粹的橘紅，映著落日餘暉的洋，爾後趨於正紅乃至暗沉。一生若以此著色，似也恰如其分，青春到成熟，成熟到衰老。而女子未必是水做的，但我以爲總是液體，趁著年少時貯了半瓶憂愁與賦新詞的創造力，叮叮噹噹響。

箱子的收件人是誰？內容物不曉得，有些擔心。

情人節前夕，媒體大肆鼓動著男女，該如何求婚，如何告白，如何抓牢生命中的另一半。所謂的愛戀於我同地平線般，遙不可及，我決定脫離雁群，仍然要飛行，卻未必得朝同一個目標。長輩以爲不可，爲什麼呢？我寧願相信女子的心地比誰都柔軟，讓手腳律動失調的我不至碰撞得渾身淤血。以友情調味的人生飲來應當如瓊漿一般。

決定不將自己寄出，慢慢變成深色的箱子，有時，也會見到嶄新的包裹。

——什麼是女子呢？

麵店老闆生了一個五官精緻的嬰兒，一對眸子彷彿水潭般，蘊含靈秀的波動。問小孩子是男是女？大概是太得意，竟說自己多了一位「千金」；逗弄著，她抓住我的手指，好有力氣。這，就是女子來到世上最初的模樣？她也要覆蓋上教條嗎？也必須以紅色爲底彩繪人生的畫布嗎？是否將會爲了生兒育女而忍耐痛楚？

若說，真如同周芬伶所寫，非要經過水晶日、水仙日、火蓮日與苦棟日才得以完成女身，那麼女心該撥開多少荊棘才能看見遼闊的前方？

女子不必特別端莊有禮，應當說，任何人都應具備禮節與教養。女子不必特別敏感溫柔，應當說，細心觀察，對他人遭遇感同身受，是任何人都能擁有的優點。女子不必特別具備母性，應當說，那是對生命的憐惜，爲子女做的努力。

我，是個女子。

輕輕開啓箱子，以女子的手。

內容物欣喜地發現，外頭有一片湛藍的天。

